

第三辑

闻 逸编

争鸣短篇小说40篇

五角丛书

· 文学 · 艺术 · 生活 · 体育 · 娱乐 ·

● 对于一种观点或一篇作品针锋相对、相去甚远的评价，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。有这么多歧议是不奇怪的，因为文学现象本身就纷纭复杂，思想活跃的同时歧议增加也是必然的，实行对外部世界开放以后，各种思潮、观点、名词蜂拥而来，也造成了歧议的增多。

——王蒙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第三辑

五角丛书

争鸣短篇小说40篇

闻逸编

1
5-3/7

争鸣短篇小说 40篇

闻 逸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丁元昌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争鸣短篇小说 40 篇

闻逸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4 字数 93,000

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87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78,001—328,000 册

书号：10077·3071

定价：0.50 元

写在前面

闻 逸

读者爱看有争论的作品。

作品一经争论，就不胫而走。人们争相阅读，争相参加讨论。

鲁迅说：“文艺必须有批评；批评如果不对了，就得用批评来抗争，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。”争鸣，这是文艺的正常现象，争鸣，这是文艺前进的助力；没有争鸣，就没有文艺的活跃，没有争鸣，就没有创作的繁荣。

在新时期文学中，小说是最有成绩的部门之一，小说争鸣也最为活跃。争鸣作品数以百计，几乎遍及全国所有文学刊物，有的刊物还辟有专栏争鸣园地。不少作品引起全国性的争论。争鸣的问题相当广泛，有思想内容的争论，有艺术形式的探讨，有思潮、流派的辨析等。

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小说争鸣的情况，我们编选了这本书。从近两年的全国报刊中，选了四十篇争鸣短篇小说（中篇小说另编）。我们采取编写故事梗概的办法，以便读者在较少的时间里获得更多的信息。梗概除忠实作品的主要内容外，力争保留原作

的韵味。篇末附有简单的争鸣要点,力求准确、反映争鸣的主要内容。读者可从一个侧面看到小说界的概貌及其发展趋势。

由于初做这项工作,无论选目、梗概、争鸣要点方面,缺点在所难免,敬希大家指正,以便我们今后编得更好。

一九八六年八月

目 录

写在前面·····	闻 逸(1)
不平静的柳河渡·····	马本昌(1)
被切割成两半的太阳正在升起·····	晓 剑(4)
河的眼睛·····	李旭东(7)
舅舅外甥·····	冯积岐(10)
监狱里的大孩子·····	潘文伟(13)
血魂·····	张 平(16)
倪慧·····	马赵磊(19)
公牛·····	理 雪(22)
无主题变奏·····	徐 星(25)
黑篷·····	高 锋(28)
太阳·····	景 风(31)
百日县长·····	建 森(34)
杨柳枝·····	郭 明(37)
个体户和“穷秀才”·····	蔡洪声(41)
吻别·····	成 华(44)
水与火的交融·····	王洲贵(47)
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·····	刘亚洲(50)
哈!我们这些杂牌铁路工·····	多 少(53)
兄弟伙·····	周永严(56)

魂·····	韩 明(59)
主人·····	吴雪恼(62)
惑·····	畅建康(65)
那边有个“快活林”·····	斯 佳(68)
人精·····	王旭烽(71)
荒滩·····	黄佳星(74)
村魂·····	乔典运(77)
最佳家庭结构·····	肖士庆(80)
晚霞·····	周克芹(83)
野猪和人·····	徐晓鹤(86)
渔眼·····	邓 刚(89)
刘青其人其事·····	祝兴义(92)
谜样的黄昏·····	扎西达娃(95)
撒谎的爱情·····	邹月照(98)
高地 ·····	刘家琨(101)
清凉的沙水河 ·····	周宗奇(104)
何期茉莉似昙花 ·····	毛志成(107)
天平 ·····	陶 然(110)
祭蛇 ·····	丁阿虎(113)
嘘,别开窗·····	贺子壮(116)
歌不足泣,望不当归·····	史 咏(120)

不平静的柳河渡

马本昌

一九四八年秋天，柳河渡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保长秦万贵被人民政府判了死刑。石二蛋正用枪押着他往河滩上走。秦万贵的小老婆刚坐月子，这时怀里揣着一个婴儿追上来说：

“当家的，给娃儿起个名再走……”

“好，秦万贵有收尸的了！”秦万贵冲女人交代：“勾践，这小子就叫勾践！”

“砰！”石二蛋手中的步枪响了，老地主倒在沙滩上。

岁月悠悠，这日子过得真快，该忘却的还没有忘却，不该发生的却正在发生。柳河渡当然不平静。

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三日这天清晨，专业户兼万元户秦勾践，开着嘉陵摩托车驶向通往县城的沙石公路。

秦勾践如今已是三十七岁的老小伙子了。他记不清他的孩提时代是怎么过来的。只记得有一次他被一群学生揍了一顿，汗褂子上留下两个字：“狗贱”！他哭着回去找妈。其实，这个美貌的文盲女人也不明白当家的为何留下这么一个名字。当民兵连长搞清这两个字的意义时，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悄悄进了她的草屋。终于有一天，秦勾践发现妈妈已经吊在屋檐下。

他成了孤儿。接着，小地主的身份使他和一群老地主在一块触及灵魂。他屈辱地想到老地主秦万贵。都是他作孽。

当老地主的坟头被铲平，他莫名其妙地嘘了一口气。不过他很快发觉，他还是地主儿子秦勾践。

当他从一本《东周列国志》中弄清楚自己名字的意思时，有点悟出老地主起这个名字的良苦用心了。他惨笑了。二十好几老婆还没影子，不断子绝孙才怪，还他妈什么勾践。

“勾践！”有人冲他叫。

轻便摩托车在地头停了下来。招呼他的是当年的石二蛋，如今刚退居二线的老村长石二爷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当年这位何等气派的石二爷，现在却给他勾践打零工。

石二爷又在跟他招呼。嗓音显得苍凉、沙哑。顿时，一种满足的快感袭上他心头。他故意装作没听见，掉过头，两眼瞟着远处。

那儿，三三两两的庄稼汉们，牵牛扛犁，正向绿豆茬地里汇拢。他们都是勾践雇来帮工的柳河渡人。勾践又一次看到了金钱的威力和自己的地位。本来，这二百亩地他只需把几台小四轮调回来“突突突”就行了，可他硬是出高价雇人来犁地，目的就是要的眼前这种效果。

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然后摸出一盒纸烟甩给了石二爷，便骑车向县城冲去。一个重要会议正等着他参加哩……

一辆装满苞谷秆的架子车翻倒在路中，堵住他的车轮子。一个瘦小的女人正手忙脚乱地收拾。她是石二爷本家兄弟石疙瘩的媳妇翠枝，一个新近守了寡的女人。他刹住车。这个比他大七八岁的地主的女儿，标致动人，曾使勾践每次见到她总有点魂不守舍。在一个难得的机会里，他有幸和她搭讪了几句，给石疙瘩撞见了，却使他尝够了草绳加牛皮鞋的滋味。这以后，他连看一眼翠枝的胆量也没有。

眼下，他终于可以大模大样地看看脸前这位女人了。并且就在刚才，他断然作出一个会让爷们目瞪口呆的决定……

几天以后，一支浩浩荡荡的迎亲大军，径直开到了翠枝家门口。按常理，勾践和翠枝同住一村，根本用不着车子接

送，可他故意搞得这么大张旗鼓。当车队行进到石二爷家门口时，竟又故意停了下来，一根缠满电光炮儿的竹竿几乎伸到石二爷家的院墙里，立刻炮声大作。

车队在村外兜了个大圈子才又开向村子里。新郎官勾践骑在摩托车上，两眼突然凝视着远处他妈的坟茔，一种屈辱感涌上他的脑际，心里酝酿的一件事开始明晰起来……

两年一度的村长选举日终于来临。候选人之一是秦勾践。其二是老村长的侄子石虎。

燕尔新婚的勾践，精神勃勃地坐在礼堂里的主席台上。昨晚，他让翠枝给那些“在野派议员”每人送去一个封了钞票的红纸包，这些人都收下了。现在，他显得更加自信起来。

选举结果，当选的是泥瓦匠石虎！秦勾践竟然是零票。令他吃惊的是，在空荡荡的礼堂里，水泥凳上放着他散给人们的红纸包。石二爷把纸包一一收起，走过来沉沉地说：

“拿去，咱村的爷们不稀罕这个，稀罕的是这里的四两肉！”他朝自己的胸膛猛地一拍，从容不迫地走了。

半晌，他回头看见翠枝站在自己身旁，想起翠枝也没有投自己的票，他伸出手狠命一掌，把翠枝打倒在水泥地上。紧接着，他又猛扑上去，紧紧搂住女人哭了……

（原载《青年作家》一九八六年第四期）

争鸣要点：一种意见认为，小说对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现实的反映是不准确的。它告诉读者：我国农村中仍在进行着令人触目惊心的“阶级斗争”。另一种意见认为，精神生活的极端贫困，正是秦勾践人生悲剧产生的根源；小说选材角度新，形象地批判了“阶级斗争为纲”、“血统论”和“金钱万能”。还有一种意见认为，小说编造了一个荒唐的故事，拼凑了一些虚假的情节，因而得出一个结论：现在农村只有万元户吃香，其代表人物都是过去的“地富反坏”。

被切割成两半的太阳正在升起

晓 剑

某市市长万没有想到在他家那高雅洁净的客厅里发生了如此丑事。那天他感到身体不适，比通常提早回家。他下了皇冠牌轿车，秘书陪他走进门廊，推开客厅的门，一幅不堪入目的图象竟呈现在他面前。那个丑陋不堪的矮小男人他不认识，而那个身材苗条、皮肤白皙、乳峰高耸、面庞秀美的女人正是他独生子的老婆。他的嘴张了几下，想破口大骂，但只发出几下“咝咝”声，便靠在门框上了。那矮小男人开始迈动步伐，十分坦然。市长挣扎着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他竟掏出一张名片轻松地放到市长手中，名片上印着：环球贸易中心经营部经理白飞。

此刻，白飞打心眼里感到喜悦，他希望他和她的关系早日公开。说实在的，他应该感谢市长，正是市长使他和她有接触的机会。那是在环球贸易中心开张典礼那一天。市长带着他的儿媳妇——市电视台形象播音员夏青来到这里。白飞感到他盼了多少日子的事情总算达到了第一步目的：和她结识，并开始了谈话。五年前他离了婚以后就一直把她作为猎取的对象。可那时，他作为一个清洁工根本不知道电视台的门朝那儿开。然而他时来运转了。他辞了职，卖大碗茶和假汽水，而盾又倒腾衣服和电器，最终以五万元股份进入环球贸易中心。于是，他更加思念她。本来，他只能从传闻中了解她：先是和军分区司令的儿子同居，后来又和老市委

书记的儿子混过一段，最终嫁给了有可能当上省长的现任市长的独生子。

夏青受白飞的盛情邀请走进了他那间奢华的办公室。旋即白飞便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缎面盒恭敬地送到她面前。当她打开盒盖看见炫目的白金戒指和上面镶着的五克拉钻石时，她自觉悲哀了，近来在她心底模糊不清的思绪突然明晰起来：给市长当儿媳妇就幸福吗？

市长半靠在他的席梦思软床上，大脑里怎么样也抹不掉刚才的一幕，他想要过问一下公司的事。他是公司的董事，一个月拿人家二百元钱。他抓起电话，可他终究放下了。他记得儿子第一次把夏青带来家中的情景。那时，她只是市文工团的报幕员。那种女演员的大方和姑娘的羞涩融于一身的表情，使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。原先他不希望儿子太早结婚，要先干一番事业，自见到夏青后，他频频暗示儿子该早些结婚，儿子照办了。从此他只要有可能就把她带在身边。这不仅仅是点缀，而且是一种炫耀，甚至还可调节自己紧张的生活气氛。这些年来，他几乎从没拒绝过她的各种要求。他不明白是什么使她投进了那男人的怀抱？

处在强烈的喜悦和兴奋中的白飞，一瞬间反倒胆怯了。他犹豫了七个晚上，眼睛都熬出了血丝。终于，他给她拨了电话，约请她到江上游艇吃饭。在朦胧的江面上他们谈的不多，当小艇返回时，他们已紧紧挨在一起了。继之，他们便一次又一次地在一起幽会。起初，他只想和她随便保持一段关系。就象他发财后和他有过关系的女人们一样，一旦厌恶就体面分手，然而，现实却掀动起一直深藏在他心底的复仇感。生活使他认识到他以往的痛苦是因为被某些人剥夺了什么，现在他有能力了，他要从这些人手中剥夺些什么回来，他决定和她结婚。

和白飞结婚的念头早已在夏青脑海中翻腾过多次。她早就发现不知从哪一天起，她不再是全市穿戴最时髦的女

8564710

原
书
缺
页

河的眼睛

李旭东

“水鸽子”刘广林是个孤儿。

从记事那天起，他就跟着瞎眼婆婆一道过活。长到十五岁，瞎眼婆婆去世了。因为太穷，小学未毕业就踏进了社会，打鱼、捞水。早些年，苦竹河沿河上下，刘广林的水性、穷困以及他的善良憨厚、慷慨大方都是响当当的。

瞎眼婆婆临终时一再叮嘱他：“你爹娘去世得早，是满街的叔伯婶娘把你喂大的……要知恩报德，通人性呵……”

他最孝顺婆婆了。当真从不去计较高低短长。东家嫁女他帮着抬轿，西家修屋他帮着砌墙。他打的鱼总是半卖半送。遇上哪家想尝鲜换个口味，哪怕三更半夜，“水鸽子”都要下河，遂了人家的心愿。

在街坊四邻那儿，常能听到对他的称赞声。

还在刘广林没出世之前，满朝伯就是这河上数一数二的船驾子。公家唯一的那条兼作渡船的舢板也一直是他掌舵把子。满朝伯有个孬德行：天天离不开酒罐罐。遇上他哪顿缺点量，非得从这河客身上捞回来。五分过河钱，他偏要五角、一块，道个不字，他就抱起膀子走开。有一回，一个中年妇女急着过河送丈夫去看病。满朝伯又喝醉了。正在河边捞水的刘广林跑去叫他。满朝伯开头提出要五块钱，后来又得寸进尺：“二十块，少一厘也不干！”

刘广林狠劲撞上门，攥着撑篙跑了出去……

那以后，他便主动向童年的伙伴——乡长杜龙要求承包了那条舢板船。平常驾着它撒网捕鱼，涨水时用来摆渡，从不多收别人一分一厘。

可现在，一提起“水鸽子”刘广林，满街的人牙齿都会咬断一半。去年八月，满朝伯不幸“走了水”。“满朝伯当真又有人接舵把子了！”人们鄙夷地咒骂他。大家轻贱他，因为他现在总是亡命徒似地“捞水”，抢财。

其实，刘广林对周围邻近的许多事，也是想不顺畅。这几年，日子好过了，许多从前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奇怪事反倒冒了出来。眼见得承包鱼塘的当了“万元户”，连小街上摆水摊摊的老太婆都发了财了。儿时一块戏水滚沙的毛辫儿伙计也一个个娶了媳妇，刘广林却还是光棍一条。尤其是自小要好的竹妹子嫁了乡长杜龙，更是深深刺痛了他的心。他的大方和耿直，现在是一钱不值。他蓦地想起了满朝伯，想起了他那个小铜酒壶。从此，他闯入了一个能使醉鬼们变得更醉的世界。

他卖鱼时不再少一分钱，捞水捞上来的木料不肯归还失主。他现在只信奉一个字：钱！有钱何愁女人。俗话说：财大气粗。就象上次过河的那个女采购员，他要价是一块五，她毫不犹豫地 from 厚厚的一叠中抽出一张五元的。他后悔自己心眼太小，真不想找补给她。

真是天遂人愿。夜里又下了一场暴雨。清晨，各路山洪注满了苦竹河。河水奔腾着，“二流水”上漂浮着从上游横扫下来的房梁原木。老老少少，早就聚集在河边。只有年轻小伙儿在“捞水”。这时的刘广林，却把小舢板泊在回水湾里。当上游河心翻卷着一根巨大的原木时，刘广林的舢板如箭离弦，射向了河心。真不愧为“水鸽子”！原木抓住了。但一排“齐头水”席卷而来，原木又给冲走了。

“齐河水”滚滚东去了。水面上黑压压跟着一队队巨大的原木。刘广林一声怒骂，又划上舢板冲向河心。

一个浪头托着一根更大的方木滚滚而来。突然，他发现一个淹得半死的女人死死抠住方木边缘。“水鹞子”手中的爪竿伸向了溺水者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看见女人手腕上吊着一个黑色小皮包。他又想起了那女采购员的小黑皮包。他想，恐怕要发横财了呢。当那女人伸手来抓竹竿时，他的手闪电般地回缩了一下，女人绝望地望了他一眼，被巨浪淹没了。

回到家里，刘广林打开那小黑包，不禁大失所望。原来是水文资料。那淹死的是水文工作者。刘广林不吃不喝，僵尸似的躺了两天，眼前老是晃动着那双可怕的眼睛。第三天中午，他屋门上贴出一张告示，大意是他从前捞抢下的大半屋木材请失主速去认领。

此举震动了乡里。“舍生忘死，抢救珍贵水文资料”的刘广林上了报。乡政府向他颁发奖状和奖金。刘广林哭了。当天深夜，他跪在河边，点燃了那些奖品……

以后不少日子里，人们发现“水鹞子”常常站在苦竹滩口发楞发呆，嘴里不断地念叨：“睛睛，眼睛……”

到了惊蛰前后，鱼类产卵繁殖，政府严禁捕捉，有人亲眼看见“水鹞子”屁股上系上鱼篓，从后门悄悄溜下了苦竹河……有人又看到他出现在鱼市上，照常瞪大眼珠与买主掂斤较两。天知道他还会不会去“捞水”。

（原载《青年作家》一九八六年第一期）

争鸣要点：一种意见认为，作品中主人公刘广林是个迷惘者；但这个迷惘者的灵魂没有毁灭，仍在迷惘中搜寻，搜寻中迷惘，始终充满活力，焕发出一股不可遏止的内在力量。另一种意见认为，作品通过鲜明的变化，强烈的对比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：文明，给刘广林这类人以精神文明乳汁的滋润。还有一种意见认为，善乎，恶乎？作者写得模糊；作者思维的混乱，导致作品思想的混乱，人物性格的分裂。

舅舅外甥

冯积岐

拴狗小的时候，舅舅寄养在他家，舅舅甥俩一个被窝里睡，一个锅里吃，一起哭，一起笑。由于舅舅比外甥小四岁，拴狗总是背着舅舅在街道上和其他孩子一起玩。而今舅舅已经二十六岁了，外甥看上去三十五岁都不止，不知情的人，还以为舅舅是外甥，外甥是舅舅呢！

拴狗长得五大三粗，壮实得象一头牛，从小就练下了做庄稼活的本事。拴狗为人实在，少言语，不多事，只是知道的事情少得可怜：他只知道，干活儿——挣钱——养儿育女——孝敬父母。

舅舅却比外甥精明得多，开始贩猪羊，贩瓜果，以后办印刷厂，再以后他走南闯北，说是队办企业的采购员。他在外闹了几年后，就守在家里，那儿也不去了。村里人褒的也有，贬的也有，可谁也没有料到，他竟承包了村里科研站的五十亩耕地。他准备种辣椒，一亩地弄得好可赚四百元。他向姐姐提起，要外甥来帮着种辣椒，并一再声明：“拴狗不会白干的，别人怎么着，拴狗怎么着。”姐姐只好同意了。

在舅舅家里，拴狗既当帮工，又当外甥，舅舅吩咐什么，他干什么。象纺车儿似的，随着舅舅摇着转。

到了栽辣椒子的时节，舅舅又临时雇了十多个妇女。舅舅叼着烟，站在田埂上，对干活的人十分挑剔，稍有不称心，就横加指责，对拴狗也不例外。当舅舅蛮不讲理地辞掉一名